

如何写一篇「男主把女主当替身，然后发现自己也是替身」的文？

唐司令强占了我。

他掐着我脖子逼迫：「大声叫出来，让我嫂嫂听得清楚些。」

我咬着牙一言不发，偏偏不遂他的愿。

《繁霜》【已完结】

1

「白老师想好了吗，怎么选？」

门打开，些微的光亮终于挤进这屋子。

我眯起习惯黑暗的眼，冷笑着反问：「选？唐司令，我有得选？」

「没有。」他勾起我下巴，用粗粝的指腹磨着我干涩的嘴唇，「但你亲口说你愿意，说你想跟着我，能让我高兴些。」

「若不呢？」我往后瑟缩，试图躲开他的把玩。

「学校你定然是回不去了，我再让人销了你的户，烧了你的家。」

他语气淡淡地讲述着自己能够如何翻手为云覆手雨，「白老师，你就算逃出去，也无名无姓，身无分文。在这战火连天的乱世，你猜，自己能活几日？」

「所以，便是只能与司令好了？」

他默不作声，笑着咧开一口漂亮的白牙，亮出十成把握，等待我的回应。

「司令，让我喝些水吧。」我润了润皸裂的唇，「以卵击石，丢的是我的命。以命相搏，我尚且还犯不着。」

「白老师的意思是……」他非逼着我亲口说出来。

「司令想如何，便如何吧。」

唐清川满意地哈哈大笑，一把打横抱起我，炫耀似的在他的豪宅中绕上一圈，然后丢进他屋内华贵的软榻。

不由分说，他捏起我的嘴就把一壶温茶灌进去，呛得我咳嗽连连。

「够了吗？」旋即，唐清川丢开空壶，迫不及待压上我孱弱不堪的身体，附于我耳畔叮嘱，「一会儿你可千万别忍着，别装贞洁烈女。你叫得大点声，最好整个屋子都能听见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我眼皮子一按一抬，将他从上到下打量一遍，
「因为不行吗？」

他剑眉星目，昂藏七尺，小麦色的肌肉勾勒着精美的线条，瞧着也不像是有隐疾的模样。

「因为……」他指了指天花板，「要让我嫂嫂，听得够清楚，够真切。」

说罢，他覆上我的唇，含糊着说：「至于老子行不行，白老师，你要为妄语付出代价。」

2

事完后，唐清川披上亵衣，表示出对我的不甚满意。

他说我像死鱼，躺在砧板上蹦都懒得蹦跶一下，瞪着眼张着嘴，比尸体还无趣。

「正经人家的妮子果真没意思。」他坐在床边，拍了下我尚未褪去红晕的大腿，「那日我瞧你在讲台上，就是这股子严肃劲儿，叫人提不起兴致来。」

那何必还非要糟蹋我呢。

我冷冷看他一眼：「既是如此，伺候不好司令，那我可以走了吗？」

「走？」他捏住我下巴，狠狠地来回晃着，「白老师，这个字儿，你以后最好想也别想，提也别提。这辈子，你就是死，也

只能死在我唐清川边上。」

说着他一把抓起我头发，不顾我赤裸着身子，将我连拖带拽拧到窗户边，毫不怜惜地把我上半身推了出去，让窗沿卡住我的腰身。

但凡他一松手，我就头先着地，血溅当场。

唐清川腾出只手，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叼上，又指了指下方的大理石地：

「你知道我唐某人的本事，要是再动跑的心思，我就把你从这儿丢下去。就像我说的，你死在我唐府的地界，也算你功德圆满。」

偏偏这种时候，我还是像死鱼一样，无所谓地问他：「唐司令，为什么是我？」

他看了眼天花板，一用力，又把我提回来，丢在地上，懒得答复我。

他点燃手里的烟，一口一口地猛吸，看着那丝丝缕缕不慌不忙地往楼上窜。

很快我就会明白，因为我长得像一个人，一个就住在他楼上，日日在他面前荡悠，留下欢颜，留下香气，却唯独叫他碰也不能碰，想也不能想的女人。

——他的寡嫂，蔡绵绵。

3

我是振德中学的国文老师，他是只手遮天的乱世军阀。

三天前，我上完课，下楼时被一群人拦住，说唐司令的车就在门外候着。

校长也在其中，笑意盈盈拍拍我的肩：「白老师，唐司令高看你，邀请你去府上给他小侄子讲学。」

他凑近我，意味深长地咧着嘴，「他日你若富贵了，可别忘了我的好处。」

我淡淡地瞥了他一眼，没有答话。

什么好处，把我交给一个权贵玩弄的好处吗？

紧接着，不管我愿是不愿，我被塞进车里，又被送入唐府。

讲学确是讲学，侄子也是侄子，可待到晚上我要离开，却被终于现身的唐清川拦住。

他说要我留下来，不是今日留下，而是从今往后跟着他，任他予取予求。

「唐司令误会了，我对攀附权贵并无兴趣。」

「可是白老师，」他凑近我，呵着热气拍打着我的脸庞，「我对你很感兴趣。」

我抬眼看他。

他恣睢地笑着，一张在沙场和权力漩涡浸淫出来的脸，好看又狂放，稚嫩却沧桑，眼角细碎的褶子里盛满了势在必得。

「司令是在询问我的意愿，还只是告诉我你的要求？」

「你猜，白老师。」唐清川的大手在我后脑勺轮转，他蓦地猛嗅一口我发间的香气，「不错，不错，学堂里教书育人、品貌端正的小白花，是比那些庸脂俗粉多几分味道。」

那时我以为，不过是为他添了些逼良为娼的恶俗趣味。

但其实，唐清川没告诉我，味道不是重点，重点是，比起烟花柳巷目不识丁的姑娘们，我的气度举止，才更像出生名门、雍容风雅的蔡绵绵。

我躲无可躲，低眉颌首道：「我若不同意呢？」

「那白老师，可真是太小看我唐某人了，怕不是得为自己的轻视，吃些苦头？」

唐清川流露出一丝生怕你顺从的兴奋，一挥手，几个人把我抬下去。

「白老师，我要你心甘情愿跟着我。」

他欣赏着我无力的挣扎，「被逼的心甘情愿，也是心甘情愿。」

我被关了三天，没吃没喝，无人问津，简单粗暴地招式，用来对付我一个没经过事儿的普通姑娘，绰绰有余了。

我喝了些花盆里掺着泥土的雨水，总算没死。

唐清川再来问我时，我承认，还是活着更重要。

朝不保夕的乱世之中，清白贞洁又算什么？

何况，谁说我就清白贞洁呢。

4

「你家里几口人，从哪儿出嫁，要多少礼钱？」一晌贪欢后，唐清川在书房里架着腿，吩咐一旁的陈副官，「好好拿笔记，毕竟是正经人家的姑娘，在乎这些。」

他说后半句时，七分戏谑，三分讥讽。

「只剩个阿娘，住淮扬路的柳家巷，前些年饥荒的时候疯了。我做老师时，够一家温饱，不用司令费心。」

我凌乱着头发与衣裳，十分狼狈地淡淡答他，「只是尚未娶妻，先纳姨太太，不是合乎规矩的做法。」

「规矩？在这儿我说的话做的事儿，就是规矩。规矩不是天定的，是我唐清川定的，明白了？」

倒也是了，时局动乱，他唐家军阀雄踞一方，就是这儿的土皇帝，比天大。

天不定人生死，他来定。

我认命地问：「我什么时候能回学校教书？」

「教书，我唐清川养不活你吗，需要你去教书？何况那儿有什么好，你也不怕外面的流弹打穿你的讲台？」

他把烟头摁灭在漂亮的雕花灰缸里，火星跃了两下，便尽数灭了。

唐清川站起身，从陈副官留着疤的手里把本子抽出来，拧着眉看了两眼便啐道：「什么字，真他娘丑，别在白老师面前丢老子人！」

他熟稔地说着粗话。

「具体地址，报一下。」他亲自动手，咬开钢笔盖，笔尖贴上白纸。

出乎意料的，唐清川拿枪的手居然写得一手好字，隽秀工整，笔力劲挺。

最后，他把我的名字写在尾处：「白久霜。」

他一字一顿地念着，「这名字真他娘的好听。」

停了几秒，唐清川又突然大着嗓添上：「我这大字不识几个的粗人，都觉得比那蔡绵绵三个字强上百倍。」

话音未落，他的嫂嫂蔡绵绵正从书房门口过。

贴合的蚕丝旗袍，考究的乌黑卷发，最重要的是，和我八分相像的容颜。

她斜着眼睥睨我一个上下，撇过头走了。

那是我第一次见蔡绵绵，只一眼，我就什么都明白过来。

5

蔡绵绵自然不给我好脸。

我穿着喜袍，嫁进唐府的那日，蔡绵绵锁了唐府的大门不让进。

唐清川狼狈地下了车，站在铁门外插着腰冲她吼：

「嫂嫂什么毛病，怎么还和一个小门小户出生的姨太太置气呢？嫂嫂，仔细你那张漂亮脸蛋，别多气出了几条皱纹，惹我做弟弟的心疼。」

娶小老婆的日子，公然调戏自己守寡的嫂嫂，他唐清川真是无法无天。

不过也对，他娘早逝，他爹唐老司令前些年遇袭重伤不治，留洋的哥哥回来接替父亲的事业，却又在为父亲的死讨要说法时遇刺去世。

如今唐清川做了司令，他就是这儿高高在上的霸王，纵然再离经叛道，也没人敢说个一二。

蔡绵绵不理他，他就靠在车门上继续喊：

「嫂嫂，明儿李师长去上海，我让他在洋人的租界给你买些搽脸的素兰霜，全买你最喜欢的玫瑰味。嫂嫂今儿就疼疼我，放我进去吧，我还等不及要洞房花烛呢！」

说罢，别墅的楼上窗户真的开了。

蔡绵绵一语不发，噼里啪啦扔下来一股脑儿的瓶瓶罐罐，碎成一地的玻璃渣。

茉莉香粉混着法国香水扑面而来，唐清川又好气又好笑地用手扇了扇，然后躲回车上。

那些，都是他买来讨蔡绵绵欢心的物件儿。

「都我惯得，瞧瞧她，哪像个大家闺秀的样儿，谁能信她是富可敌国的蔡老板家千金？」唐清川摸出一支烟，嬉皮笑脸地冲我说。

我扭过头：「可我怎么瞧着，唐司令乐在其中呢。」

他闻言有几分羞恼，叼着烟扳正我的脸，轻佻地拍了两下：

「白老师，有些事儿看破别说破。我该说你小家子气还是没劲儿，怎么这都不懂？」

我明白了。

我连在床上供他取乐的玩物都不算，不过是他和蔡绵绵之间的一条鲶鱼，拱得他俩更多互动，更有乐趣些。

直到天黑，蔡绵绵终于给开了后面的小门。

车进不来，我只能下车自己走。

蔡绵绵在窗台上抱着双臂冷眼相看：

「我嫁你哥哥，就是那道正门进的。怎么，如今你娶的姨太太，也配走我明媒正娶走的门？」

「是是是，弟弟疏忽了。嫂嫂不高兴就开枪打我，拿枕头砸我，可犯不着气自己。」

唐清川主动摘了帽子，点头哈腰地赔罪，完了热情地冲她招呼，「不过，嫂嫂哪舍得呀，这不天一黑下来，嫂嫂必得怕我冷。」

「呸，闭上你的嘴。」说罢，她摆着绰约的身姿回了屋。

6

晚上，我名正言顺地睡进唐清川的屋子，唐清川的床。

唐清川脱了衣服，开始抱怨娶个姨太太竟这么麻烦，要忙上一天。

明明连从我家接走我他都嫌路远，将我安置在被人严加看管的旅社，走个过场接回他的府中。

趁着唐清川又要压上来，我眼疾手快抵住他的胸膛：「司令想我叫，我叫得楼上不得安生便是，犯不着动真章。」

他闻言笑了，捉住我的手轻易甩开：「老子二十几一把阳刚之气的男青年，怎么就不能有真需求，犯得着你搁这儿假叫？」

见我面泛难色，他突然明白过来什么，捏上一把：

「行了，上次说你像死鱼是我乱说话。你这样的姑娘，就是正经才可爱。我俩来日方长，慢慢教你就是了。」

唐清川这人有病，一会暴虐不堪，一会柔情似水。

我扭过头不答他。

「干吗？还真生老子气啊？」他咧着嘴笑了。

「白老师，我唐清川在外面的确是个狠人，但对自己人，那是一顶一的好。你既然跟了我，是我有名有姓的姨太太，那以后你在这城中就是横着走，人人见你都卑躬屈膝，礼让三分。管你怎么杀人放火为非作歹，也没人敢动你分毫。」

不过，他很快补上：「唯独一件事儿，你别讨我嫂嫂的不痛快。你有什么不爽，有什么要求，都冲着我来。」

我掩上鼻子：「司令，我不喜欢人抽烟。」

他愣了一下，旋即从我身上爬开，跳下床去，翻出口袋里的半包烟从窗户扔下去：「好，戒！」

他拍着胸脯，「白老师，我唐某人答应你，以后就是想疯了，也不在你面前点一支烟！」

说罢，他可怜巴巴地又凑上来：「现在行了吗？你今儿搁我旁边坐着，又软又香，叫我想了一天。」

行不行，是我说了算吗？

我死鱼似的躺平闭上眼：「您是司令，您想做什么，又不是拦就能拦住的。」

7

唐清川说到做到，他对我好，对蔡绵绵更好，更上千百倍不止。

我嫁进府中的第二天，到了饭点，我与唐清川面对面地坐着。

还没动筷子，蔡绵绵披散着头发，牵着小儿子唐郁，百般慵懒而华贵地下了楼。

她一桩神仙似的立在楼梯上，冷冷吐出三个字：「叫她滚。」

「怎么了嫂嫂？今天的饭菜不合胃口，一早就生气？」唐清川谄媚地笑着。

「我说，叫她滚。」蔡绵绵重复一遍，「她不配上这张桌。」

唐清川依旧笑意盈盈，看看她又看看我。

半晌，喝了一勺碗中的汤匙，头也不抬道：「听不到吗，她叫你滚。」

半个小时前，唐清川还搂着我的腰，把头埋在我肩颈中，温情蜜意地说今儿的午餐特意叫厨房用大枣熬了甜粥，既养气补血，又有早生贵子的好兆头。

那个人，和当下的他，实在是大相径庭。

我刚起身，她的小儿子开了口：

「妈妈，和姐姐一起吃吧，热闹。那个姐姐漂亮，国文又说得
好，上次她教我学《诗经》……」

「郁儿，你是什么样的出生，谁都配你叫一声姐姐？」蔡绵绵弯下身，帮小儿子系好领结，清了清嗓子，「还不滚，想先把人气饱？」

「来来来嫂嫂，清川先给您乘碗粥。」唐清川一边甘之如饴地哄着，一边冲我使眼色，叫我快些走。

他恭恭敬敬地将热粥送到蔡绵绵身边，贴着她耳畔说：「嫂嫂，我特意让人多加了些枣儿，给嫂嫂养养颜。」

蔡绵绵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刀了块鱼腹送进嘴里。

8

如此的事儿，每一天都在演。

我一一咬着牙忍，不忍也不行。

诚如唐清川所言，从始至终，我都没得选。

蔡绵绵攻势越猛，唐清川就越兴奋，到了入夜，他就逼我叫得越大声。

然后第二天，蔡绵绵再变本加厉，周而复始。

慢慢地，那些招式儿她玩腻了，她终于摸出一把枪，是她亡夫唐清和交给她的遗物。

「清和以前和我说，这样的世道，我也该学着护自己。可是他把这枪给我，却不教我怎么用。」

客厅之中，蔡绵绵一边把玩这把枪，一边对看着报的唐清川不断投去颜色。

「那还不容易？」唐清川一向对这位嫂嫂有求必应，这次当然不例外，「明天我就让陈副官送你去靶场，找枪法最好的军官教你，亲自陪着你练。」

「不，我要你教我，清川。」她步步紧逼，「现在就教我。」

我在一旁教唐郁认着字，把这些话尽收耳中。

蔡绵绵一个颜色，奶妈从我身边抱走唐郁，哄着他出去玩。

唐清川放下报纸，舔了舔唇，笑得十分莫测，嘴上却仍是好言好语：

「这是司令府，外面那么多人守着呢，听见里面有枪声，可不得兴师动众跑进来？何况，这里又没场地，又没靶子。」

「谁说没靶子？」蔡绵绵举起那把枪，正对着我的头。

唐清川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，可很快，见惯了大风浪的他淡然地走到蔡绵绵身边，蹲在地上，一手按下她手中的枪：「嫂嫂，别闹了好不好。」

蔡绵绵笑着昂起头：「你不是告诉我，谁碍了我的眼，我就拿枪崩了谁？如今，你要拦我？」

她抿着唇，一字一顿，「你做那么多，不就是想看我这个样子？好，好，清川，那你现在告诉我，我能开这一枪吗，你许吗？」

真是自作孽。

唐清川造作了这么久，到底得自己来做抉择。

只是，他也没纠结太久，就笑着松开，举起双手退到一边：「得，全凭嫂嫂高兴，嫂嫂痛快，比什么都重要。」

我看向蔡绵绵，更是看向她手里黑黢黢的枪口。

同时，她也闭上一只眼，狞笑着瞄准我。

扳机被扣下。

却无事发生。

蔡绵绵又一下接着一下地按着。

「嫂嫂第一次用枪，不会开保险栓。」唐清川好心提醒，他始终背着身，仿佛不愿意看我血溅当场的假象。

蔡绵绵抬上保险栓，她再一次扣动，这回，枪响了。

好在我侧过了身子，子弹从我耳畔擦过，射穿了身后的墙。

她还要继续，唐清川的声音却终于响起，也难得地没有了笑意：「嫂嫂，差不多了吧。再开枪，别人真要以为我这司令府出什么大事儿了！」

蔡绵绵看了眼唐清川，可能是没见过这男人对自己生气的模样，她讪讪地放下枪，摸着扣动扳机的手指道：「那下次练吧，清川，你亲自教我。」

「犯不着。」不等他答复，我站起身，尚未从方才的惊魂中走出。

他们叔嫂语气淡淡，仿佛只是一个玩笑，一次游戏。

于我，却是实实在在，于他们脚下试图捡一条命。

我径直走到蔡绵绵身边，拿起她身边的枪，不顾她的大惊失色对准她脑门：「何必那么麻烦，喜欢玩枪，今天我教你就是了。」

「不要，你别乱来。」唐清川再是觉着她任性妄为，却哪里又受得了自己的心头好被枪抵呢，他眼里都要射出火来地盯着

我。

眼瞅着唐清川就要扑过来夺我手中的枪，我胳膊向后一转。

「砰！」

「砰！」

「砰！」

三声响完，满屋人惊魂未定地敲向我开枪的方向。

橱柜上的五个高脚玻璃杯断了三个脚，一头一尾一中间，夹着完好无损的两枚。

「学会了吗？」我瞪着眼，问面前花容失色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的蔡绵绵。

门外的守卫们姗姗来迟，手中的枪械都对准了我。

「没事。」唐清川扶着额吩咐，「都出去吧。」

9

我甩下那把枪，愤然回了房。

唐清川紧随其后。

锁上门，他一把扼住我咽喉，不由分说将我摁倒在床上。

「说，谁派你来的？」他一点点收紧，真的想我死一般。

「我不是细作。」我痛苦地抓着他的手，理智地分辨，「你好好想一想，我若真是被人派来的，犯不着故意显露身手，也完全可以刚才直接崩了你。我不过是被你们叔嫂俩逼急了，一时忘了分寸……」

唐清川没有继续用力，过了几秒，他松开手：「哪儿学的枪？」

「这种乱世，学点保命的法子，也是罪吗？」我沉沉道，「学校教的。」

「哼，是吗？」他明显不信，揪着我的衣襟把我拽起来，「学校里还教这种东西，那我明儿找你们校长问问。」

「随便司令喜欢。」

唐清川鼓着腮帮，目光直直地落在墙上，似乎为这失控的一切懊恼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的视线才挪回我脸上，一把将我揽入怀中，柔声道：「好了，是我不对，我太纵她了。」

纵她？纵她取我的命？

那是一把装了实弹的枪啊，倘若不是没开保险栓，倘若不是蔡绵绵瞄不准，倘若不是我抢了下来……

如今，我的脑浆就涂在他唐府的客厅。

一张草席，就把我没了气息的尸首裹着扔出去。

唐清川看着我死死咬着嘴唇，眼中不住打转，却怎么也不肯溢出来的泪花儿，轻轻用指尖帮我蘸掉。

他举起手：「不会有下次了久霜，你信我，我唐清川发誓，绝不会有下次。」

我推开他，侧躺在床上，就被子蒙住头。

那天晚上，唐清川没碰我也没进屋，任着我占了他的床。

第二天我听家里的管家说，司令把自己关书房，抽了整整一宿的烟。

10

唐清川打一巴掌给一颗糖。

其后的几日，他对我极尽宠爱。

蔡绵绵不让我上桌，他干脆也不上桌吃，在司令府重开了一个餐厅，每顿只和我两人用膳。

他甚至陪我回学校，自己搬上不合适的小板凳，半坐半蹲地在最后一排听我讲国文。

没过几日，他又让人置办了一处崭新的大宅子，给了我地契，还招了几个管家仆人，说要将我阿娘接去过好日子。

阿娘前几年经了些事儿之后疯了，我离家这些日子，她不急也不找，邻居问她，她就说小妹去日本了，去日本找人，找她的心上人。

「走，久霜。」唐清川下午特意回来一趟，他亲自开车，兴冲冲地招呼我上车，「我陪你回娘家。」

我没得选，他是司令，我只能原谅他，或者说，我根本没资格怪他。

哪怕，我差点死在他的白月光枪下。

见到我和唐清川一同回了家，阿娘立刻喜出望外地扑上来，却是拉着唐清川不放，一口一个大少爷地喊。

唐清川大笑着反握住我阿娘的手，耐心道：

「伯母，我不是什么富贵人家少爷。我是拿枪的司令，是能带兵打仗，能保护久霜的人，可不比那些油头粉面的小白脸配当您女婿。」

「你就是大少爷，小妹等你这些年，总算把你等回来。」

唐清川笑意尽失：「什么，什么大少爷？」

「阿娘是脑子不清楚了，你别听她说。」我适时解围，揽着阿娘的肩把她送回房里，再回身和唐清川解释。

唐清川阴了张脸，没再说话。

那天晚上，他更卖力了。

他捏着我的脸冲我吼：「你就不会承欢于人吗，永远这个死样子！」

我不叫也不应，他就更凶狠更野蛮，非要逼我放纵浪荡，合他的意。

到后来他累我也累了，我喘着气问他：

「为什么？你过去寻的那些女人不好么，从舞厅、从梨园、从娼所寻的女人们，她们叫得声不够大还是不够像？干吗非要祸害我？」

「拿那些女人比她，不是在辱她吗？也就你，勉强还配。」

提到口中这个「她」时，唐清川到底还是柔情似水，哪怕这些天，为了那日的事儿，他都暂时没有理会蔡绵绵。

我狠狠地推了他一把，逼他离开我身子，然后往后缩了几寸。

我瘫回床上，将胳膊横在眼睛上，趁着他发作前悻悻道：「唐清川，你有烟吗？」

「什么？」他愣了。

「我说，你有烟吗。」

「听你的，戒了，都扔了。」

「你放屁！」我突然睁开眼笑起来，说着唐清川的眼中，一个正经姑娘绝不会说的话。

「你不是最讨厌人抽烟吗？」他也被我逗乐了，「你今天怎么回事，你还是白久霜？」

「别废话了，给我支烟，我知道你藏在哪。」我捏着他的下巴威胁他，「你再骗我，我就这样光着身子，去楼上找蔡绵绵要！」

他匪夷所思却难掩兴奋地看着我，慢慢退出房间：「行，你等我。」

11

那晚，我在他的房间里吞云吐雾。

抽完了，我懒得找烟灰缸，随手摁灭在他昂贵奢华的床单上。

我一点也不像他眼中严肃正经的中学老师，反而像那些娼妇、那些妓女。

「你为什么要装成这样？」他又好笑又无奈地靠在窗边打量我，「就为了让我觉得，你没那么像她，然后我就会放了你？」

我闭着眼，又点燃一根：「那如果，我本来就这样，是你错看了我呢。」

唐清川笑着撇过头去，摸出火机正要点上手里的烟，被我猛然喝停：「不许抽，说好的，戒了。」

他像犯了错的孩子，两手无处安放，半晌小声申辩一句：「你怎么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！」

「谁叫在这儿，我是州官，你是百姓呢？」我歪着脖子答他。

「好好好，白老师，您是我姨太太，就该您说了算。」

好在，我的反常没有太久。

第二日我早早起了床，得体地装扮好，得体地吩咐下人做事，得体地去检查唐郁的功课。

我不断试图去逃避一个问题，我昨晚到底为什么会那样，是因为唐清川的粗暴和厌弃吗，还是因为我阿娘口中不知所云的大少爷。

我不知道。

唐清川洗漱完下楼，看到我惯穿的白色旗袍和素雅寡淡的脸蛋，眼中闪过一阵惊喜，紧跟着又是一阵失落。

惊喜于还好我不是真的娼妇，还像他那读过书，摆得了高姿态的嫂嫂蔡绵绵。

却又失落于我已经正经而无趣，给不了他欢愉。

「周五晚上有个舞会，你和我去。」餐桌上，他低着头吩咐。

我一向不忤逆他，点点头道：「好。」

「久霜，你也知道最近外面的形势，风云变幻，莫测得很。」

他突然话锋一转，说了些不明所以的话，

「也许，不知什么时候就开战了。我是一方军阀，平日你说我作威作福也好，说我只手遮天也罢。可到最后，国家必然是要统一的，我们斗来斗去，最后枪杆子也要对外，去保家卫国，去血战沙场，去赶走洋鬼子。我最近在想，郁儿也都那么大了……」

唐清川难得地絮絮叨叨，说起话来还莫名地颠三倒四。

我费解地拧起眉：「司令到底想说什么？」

「所以，我想……」面前这拔山举鼎的汉子居然低垂着眉眼，脸红了起来，「咱们要不，也趁着这安生日子，要个孩子？」

我一口热豆浆呛得咳嗽连连。

「我知道这事儿不能急，久霜，我也不是在逼你。」

他小心翼翼地拍拍我的背，一边急吼吼地眨巴着眼分辨，「昨儿我听那什么大少爷，我心里难受得紧，我是生气了，也实在是怕呀……」

「怕什么，你是司令，你能怕什么？」

「怕我哪日战死，你就真同不知哪家的大少爷跑了！」

他气鼓鼓地红着双颊，想要拍桌子，手落下后却是轻轻捧住碗，「所以久霜，我也老大不小了，是时候该给人当爹。」

「这事儿往后再议吧。」我收了自己的碗筷，站起身，「司令得快些去指挥部，这都几点了。」

12

到了周五，舞会的日子。

蔡绵绵掏出了一套自己珍藏的翡翠珠宝，亲手把项链戴上我颈脖，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：「漂亮吧，清和送我的。」

她陶醉地盯着正中最闪的那一枚，「从前他带我去舞会，最喜欢我戴这一套。可惜了，自他死后我就再没机会戴了。」

她眉眼间逸出一丝感伤，嘴上硬硬道：「你也别误会，我不是对你示好，只不过不想你这副穷酸样，丢了唐家的颜面。」

我不说话，顺从地让她打扮着我。

哪怕在我心里，她拿枪指我的事儿没完，什么充好卖乖都消不了。

直到她满意地拍着手，要拉我出去让唐清川看看的时候，我蓦地开口：「这套珠宝，有什么渊源吗？」

蔡绵绵被我问蒙了，打量我一圈，像是被戳到了痛处似的，羞恼地恢复了跋扈：「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打听我的事儿？」

然后她夺门而出，留下唐清川不明所以，看看我又看看她，最后还是惯性嬉皮笑脸地追在她后面哄。

也不知哄没哄好，去舞会的路上，唐清川半是好奇半是嗔怪问我：「方才是怎么又惹了她？」

「我惹她？我哪敢惹她，怎么就不能是她惹我？」我不知哪来的脾气，突然冲陈副官喊道，「停车，我不想去这舞会了。」

陈副官愣了下，开得慢了些，一边笑着回过头问我：「怎么了白小姐，是有什么东西落府上了吗，回头我给您取去。」

「别理她，你同她说什么废话。你看看她现在，这股子任性劲儿，像不像大太太？」

唐清川指着，故意激我，「白久霜啊白久霜，你才是真为了讨好我无所不用其极。怎么，你这样耍性子，这样闹脾气，你就更像她了？你更像她，我就更宠你了？」

什么混账话，却说得我真无力反驳。

见我沉默地鼓着嘴，他更起劲：

「你要学也学点好啊，她是大户小姐，最是端庄，最懂礼仪，你怎么不学？你知道吗，她从前也不是这副模样，可惜三分自作孽，七分命不好，最后生生被逼成这样。」

「你既然这么心疼她，倒不如枉顾世俗娶了她，可不比你四处寻这些半吊子的替身强过百倍。」

「你懂什么？她恨我都来不及，杀了我都不解仇，怎么会愿意嫁我。」

说着，唐清川一把勾着我脖子把我锁进怀里，咧开嘴笑得没个正经，

「哪里有你好，又知书达理，又乖巧听话。今晚，就今晚，咱们回去生个大胖小子，以后读书比郁儿好，气死那小寡妇！」

听见前排陈副官的笑声，唐清川喷着嘴啐道：「笑什么呢，开快点，老子迫不及待要让那群人看看我金屋藏娇的宝贝了！」

13

舞会上，唐清川熟稔地领着我与一众权贵谈笑风生。

「没想到啊，白小姐是位教书育人的女先生，难怪气度不凡。」

那些人恭维着我，也就是恭维着唐清川，夸得他哈哈大笑，对敬过来的酒来者不拒。

我免不了也喝了些，唐清川说我喝酒的姿势有趣，闭着唇把酒汁儿送进去时，不像象牙塔里的女老师，倒是活像位贵族小姐，比蔡绵绵还蔡绵绵。

「你到底看不看得准人？」他要碰我手中的杯子，被我拿开，「也许，我是个千人骑万人骂的娼妇，也不一定呢。」

「娼妇？你要是娼妇，就这死鱼似的表现，怕早没生意饿死了吧？」他在我耳边嘲我，趁我生气前一把将我揽怀里，拉去和下一位军官推杯换盏。

酒过三巡，我喝得有些不适，唐清川送我去车上休息。

我浑身热得慌，一只手拉着他，一只手就开始解旗袍扣子，吓得陈副官赶快红着脸扭过头。

「你干什么呢，想脱衣服等回到老子床上，你爱怎么脱怎么脱，到时候你再脱个够！」

唐清川说着脱下外套盖我身上，被我一把掀开，他又要给我系扣子，我又掀他手。

如此三个来回，他恼了，按着我的双手就压上来：「有完没完，你这样子哪里像个老师？你真他娘的像妓女！」

「我就是啊，我就是。」我拉着他的袖子，凑在他耳边，暧昧地呵着气，「唐公子，你别走，你给我三个大洋，我保你今晚高兴。」

陈副官闻言尴尬地刚想跑开，就被唐清川一口叫住：「身上带钱吗？」

「带……带着呢。」

「听不见吗，她要三个大洋！」

唐清川恼了，他直接拉过来陈副官，从他裤子口袋里摸出一把，尽数塞我手里，「来，白久霜，你要的钱，老子今天倒要看看，你怎么让老子高兴？」

我一把将他按上后座，食指绕着他下颌。

唐清川竟是害羞了，我刚要撕扯他的衬衣，车窗却突然被扣响。

我恼火地循声望去，那是一张年轻女子的脸。

「扶桑？」她喜出望外地叫我，「你是扶桑吗？」

「不是！」迷蒙着眼，我不耐烦地答，「你认错了，这世上同我相似的女人太多了。你见过唐府的大太太，蔡绵绵吗？她呀，和我样貌也十分相像，兴许，她才是你要找的人。」

说罢，我懒得同她纠缠，又迫不及待摇上车窗。

14

我和唐清川抱着亲着，一路从门外拥吻着进来，再上楼，再入室，当着蔡绵绵的面，怎么也不肯松开。

「恶不恶心！」她站起来把报纸摔得满地都是。

我推开唐清川的脑袋，回头冲她喊了声：「不爱看别看！」

那一晚，我终于不像是死鱼。

我缠着他，搅着他，叫他屡屡冲上云霄，到缴械投降。

我承认，我尽兴了。

哪怕是因为，我把他当作了另一个人。

不知是幸与不幸，翌日一早，我竟是将昨晚发生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。

我印象中的最后一幕，还是在舞会上和某位青年才俊互相吹捧，然后饮下手中的酒。

之后发生的种种，都只在唐清川的口中。

他说我是怎样怎样浪荡，怎样怎样疯，还叫我不信去问陈副官，问蔡绵绵。

唯独扶桑两个字，他绝口不提。

我不理他，任他如何说，只埋头喝着碗里的粥。

直到他难得的正色：「久霜，昨晚那么多军阀权贵聚在一处，你应该明白，这不只是一场纸醉金迷的舞会。」

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，「外面，可能快要变天了，我得为你，为唐家安排一条后路。」

「我的命轻贱，若真生了变故，我便回学校去，任凭流弹射穿我脑袋。」酒醒之后，我总是不冷不热。

「别说这种话。」他嗔怪地把我搂进怀里，「你是我唐清川的人，我不许，出任何事儿都不许。」

15

那之后，唐清川的公务明显相较之前更是忙碌。

可就是这微乎其微的空余，他还不忘辛勤耕种。

甚至，他特意请来医生，搓着手局促地请教：「您看我唐某人，是不是有什么不好说的毛病呀？怎么我这正值壮年，太太却迟迟怀不上呢？」

太太是明媒正娶的妻子的称谓，按理说，我配不上他这样叫。

那医生看看他又看看我，说要取我俩一管血回去化验。

唐清川立刻护犊子地挡在我面前：

「这不好吧，我平日里看她嘴唇破个皮心都颤得疼，您这上来就要一管血？要不您看，多抽我三管，抵她那一管，行不行？」

那医生说了一堆解释，还掺着些洋文，直到最后气得要甩袖子离开，唐清川才终于首肯。

三日后，医生又登门，二人在紧闭的书房里讨论了半天，唐清川终于阴着一张脸出来。

送走医生，他迫不及待冲到我面前，攥着我胳膊，力道大得想要把它拧断一般，把我从唐郁身旁一路拧到他的房间，狠狠甩在地上。

「拿出来！」他大着嗓冲我吼。

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愠恼的模样，不住往后蜷缩着：「什么？」

「我叫你拿出来！」

我不说话，只怯怯地盯着他。

「别装了白久霜，别装可怜，也别装蔡绵绵！是，老子是识人不准，错看了你！老子以为你他娘的就算是团冰，有一天也能化吧！何况你不过是个身世清白简单的老师，以为你能耍出什么幺蛾子！」

他说着不解气，又揪着我的领口将我提起来：

「可为什么啊白久霜，到底为什么，就为了当初我纵她开了那一枪，你就要这样对我？好，就算你恨我，可那之后，我对你不够好吗？你明明知道，我就是想要个孩子……」

说到孩子，我就明白了他的火光。

我推开唐清川的手，踉踉跄跄地站正：「你想要，又不代表我也想。」

我知道这话他听了要震怒，可我偏偏要说。

果不其然，唐清川反手从抽屉里掏出一把枪，抵上我额头，并上了膛：「你信不信老子崩了你？」

「唐清川，是你逼我跟你的，又不是我愿意的，你凭什么觉得我就要心甘情愿给你生孩子？」

我毫不畏惧地看着他，「你是什么好人吗？你的手做过什么，你自己最明白了。你想崩我就开枪，反正，我也不是第一次被你们叔嫂俩用抢指着了。」

后半句话一出，他倏然气焰不再。

他垂下手，指着我问：「行，我不崩你。你告诉我，你把避孕的药藏哪儿了？」

我报了个地方，唐清川气急败坏地吩咐下人去找。

刚踏出去，他半只脚又踩了回来，沉声对我道：

「你若真厌我憎我，过不了多久，便也不用再忍我。人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倘若你对我不算全然无情，那待到什么时候我马革裹尸，泉下泥销骨，你多少念着点我的好。老子被你绝了后，只能等你给我烧纸！」

16

我本以为，经过此事，他会冷落我，或作践我。

但事实是，都没有。

他是恼了，是雷霆大怒了，却又在爆发之后当作一切不存在那般。

我们还是同寝同食，他与我玩笑，也与我欢好，然后一如既往说我是条死鱼。

我来了月事，他就不碰我，红豆红枣一碗一碗地熬着。

一边盯我喝下去，一边不断地絮叨：「那天可心疼死老子了，以后再也不信洋医生，那么一管子血啊，你这小细胳膊，他怎么下得去手。」

「别忘了，我只是你嫂嫂的替身，犯不着你心疼。」我有意怼他。

「老子爱心疼就心疼！」

而事实上，我是蔡绵绵替身这件事，唐清川一天也没忘。

他会在休息日的清晨迷迷糊糊地侧过身抱我，头埋在我颈窝又亲又蹭，可半晌叫出的却是：「绵绵。」

他碎碎叨叨地念着：「绵绵，对不起，但我没办法，真没办法，我得杀他。」

我转过去一把推开他。

唐清川悠悠醒来，不由分说又将我锁进怀里：「别动，难得今日休息，再陪老子睡会儿。」

可惜了，扰他美梦的不只是我。

他憩过去不到十分钟，电话响起来，唐清川骂着娘地走过去接，不出五秒就清醒过来，披上外套，盯着一头蓬松的乱发就往屋外走。

「怎么了清川，今儿不休息日吗？」到了楼下，客厅中陪唐郁玩的蔡绵绵拦住他。

「出了点事儿，去趟指挥部。你听我说，最近时局不稳，外面乱得很。」他叮嘱道，「我不在的时候，门窗都关好，别出去乱跑。我会增些守卫，你保护好自己和郁儿。」

说完，他回过头，对视上杵在楼梯上衣衫不整的我：「我屋里有把枪，你知道在哪。谁敢欺负你，」他做了个上膛的手势，「你崩了他。」

说什么大话呢？

要是蔡绵绵欺负我，还不知是谁崩了谁。

17

唐清川那一趟去了很久。

蔡绵绵嘴上不说，摆足了副无所谓的样子。

只是平日里，她不到九点便早早睡去，而那一夜，她在客厅守到凌晨。

最后打着呵欠熬不住了，还不断往屋外看去。

我睡到半夜醒来，看见客厅还亮着灯，给她拿了条毯子去。

蔡绵绵却并不领情，扭过头啐道：「外面讨回来的姨太太就是没有德行也没有心，丈夫还没回来呢，自己先睡成这副模样。」

我没理她，径直坐到她对面坐下，摸出烟扔到她面前：「抽一根，提神。」

「我不会。」她突然又像被触到雷区，冷笑着骂人，「我又不像你们这种下九流的女人。」

「我们？」我点上火，双指夹着烟尾轻轻晃动，拿捏着她的失态，「我们是谁？」

她不说话。

我等烟燃尽，便先回了房。

五天后，唐清川回来了，他话都没和我说一句，直直冲进蔡绵绵的房。

房门一锁，他待了整整三个小时。

唐清川这人是有点意思的，他喜欢蔡绵绵，谁都知道；他调戏蔡绵绵，谁也都看在眼里。

但他就是连蔡绵绵一根手指都不会碰，甚至独处的机会都不给自己留。

如今三个小时的孤男寡女，足够人浮想联翩了。

更有想象空间的是，门打开，蔡绵绵披头散发，满面泪痕。

我不问，唐清川也不说，他看看表，匆忙把我拉到一边，然后捏捏我的脸，挤着一切时间要调情：

「小东西，你又瘦了，是不是我不在你都不喝红枣粥了？」

「还要走？」我躲闪着。

「嗯，下一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」他不无担忧地往楼上看了一眼，「你帮我照顾好她，这些日子里就让让她吧。」

「她若拿枪指我呢，要让吗？」

「不会了，她不会了。」唐清川长长叹了口气，「不是她的问
题，也不是你的问题，是这世道出了错。但总有一天，都会好的。」

18

蔡绵绵白天哭晚上也哭。

最后还是唐郁告诉我，这一切，是因为他外公死了。

叱咤商场的蔡老板，拒绝和洋人合作搞军械生意，前不久在商船上被杀害，蔡家满门老小，屠戮得不剩几人。

原来这世间的人都一样，苦难加身。

后来那些日子都是我领着唐郁，带他吃饭睡觉，带他嬉戏读书。

直到有一天，蔡绵绵终于肯下楼，她白衣素裹，不施粉黛，瞧着我俩更为相像。

「今天辛苦你了。」那是她第一次称呼我，「白老师。」

人的心气被抽干就是一瞬的事儿。

蔡绵绵的命仿佛比这世上的人都已好上太多，却还是逃不过夫君早逝，如今又家破人亡。

她被磨得没了一丝锋芒。

她憔悴地走到桌边，拿起那天我扔下的烟，左右看着，蓦地张嘴道：

「我认识你，白老师，一早认识你。那日，清川把你领回来，让你给郁儿讲学。见你的第一眼，我就什么都明白了。」

我不自主地颤了一下，就像见她的第一眼，我也悉数明了了一样。

「说句真心话，我恨你一场，你不冤枉吧。我就是那一枪真射穿了你的头，也是我该报的恨。」

她望向我，只是此时，眼中已泯灭了恩仇，「对吗？你就是，沈扶桑吧？」

我无言以对了。

关于沈扶桑的那段过往，到底还是要被她揭开。

「这世上，可能没人比我更了解你，我把你当学术一样研究，当事业一样用心。你知道，我读了多少信，读了多少他写给你的信吗？」

她抽出一支烟叼进嘴里，挪来挪去，却怎么也不像个样子。

「我什么都知道，知道你是怎么从一个承欢男人身下的下九流，到邂逅了唐清和。又是怎么被他一手调教成后来的模样，国文、唱曲、打枪、房事，无一不通。」

「我知道他给你改名，他说扶桑木同根偶生，相互扶持生长，而如今这乱世，谁和谁都难两厢搀扶。所以，后来他也顺理成章尊崇父母之命，远渡重洋，与你离散。我都知道，全部，我都知道……」

我突然感觉自己赤裸了，浑身的衣服被撕碎，就这样一丝不挂地站在她面前。

原来，我一直以为的隐藏，在蔡绵绵面前是如此昭然若揭。

是，她说的没错，我是沈扶桑，一个烂泥一样堕落的女人，却被唐清和捧上了天堂。

「为什么不揭穿我？」

「有必要吗？揭穿你做什么，让清川看看，我也就是个替身，是他哥眼中一文不值的女人？」

蔡绵绵抬起头，她不伦不类地叼着烟，故意装出熟稔懒散，开口却是三分孤傲，七分乞求，「沈小姐，你瞧，我这样看上去，和你像吗？」

一时间，我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
她又继续问我：「我觉得我和他信件里写的那些你已经别无二致了，可为什么，直到死，清和也没好好瞧过我？」

19

蔡绵绵口中，她一生最恨两个人。

其一是沈扶桑，一个命原比蒲草还贱的女人，为了活命承欢他人身下，却占了她丈夫的心。

其二便是她爹，她爹蔡老板无视她与唐清川的感情，只为长子可以袭承军阀之位，逼迫她嫁给唐清和，做心上人的嫂嫂。

「那会儿，多少名门望族，上赶着要嫁给清和。可他只看了一眼那些照片画像，便选了我。」蔡绵绵苦笑着问我，「你说，这是为何，沈小姐？」

我哽住了，说了什么都是在彼此伤害。

她羡慕我，我何尝不羡慕她，纵然短暂，但到底，她才是唐清和的妻子。

「从小到大，我都没有违逆过父亲。嫁给清和之后，我随他去了日本，逼自己忘记清川，对他完完全全敞开心扉。可无论怎么百般讨好，他也只有醉酒后才会看看我的脸。那一晚，他嘴里不断叫着扶桑，才和我有了郁儿……」

蔡绵绵的泪珠儿一串串地往下滚，人原是有这么多眼泪的，怎么流都流不完。

「我能做什么呢？除了截下他寄回来的，收件人是沈扶桑的信，学着他描述的扶桑，一点一点地模仿，沈小姐，你告诉我，我还能做什么？」

她突然抬起头，弯起微微搐着的嘴角，「所以，我恨你，想拿枪崩了你，我真的错了吗，真的十恶不赦吗？你尝过那种滋味没有，被当作一个替身……」

很不巧，我点点头：「我尝过，真的尝过。」

都是因果，是轮回。

冤冤相报，谁也逃不了。

「妈妈别哭了，郁儿陪你玩吧……」被奶妈抱着的唐郁还是跑了过来，把脑袋枕在蔡绵绵的膝盖上。

「好。」她亲切地冲唐郁笑着，和诘难我时判若两人。

牵走他之前，蔡绵绵抬头和我说：

「白老师，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儿，也知道你想做什么。你若成了，那是遂你的心愿；你若没成，那也是你的造化。」

「我什么都不会说，你的身份，你的目的，你的过往，我权当不知道。我只提醒你一点，曾经，我想和你做一样的事情。但后来我才知道，很多事儿，不只是我们看到的那样。」

她站起来，走出两步又回过头，添了一句：

「我知道，你很想要那些信，那些年清和从日本寄回来，却被我截下的信。但就当我自私，当我舍不得，总之，我不会还给你。这是我，最后的报复了。」

她自嘲地笑着：「很无力，对吧。」

20

唐清川再回来的时候，我和蔡绵绵在同一张餐桌上其乐融融地互敬着酒。

不想她酒量比我要好，我已然瘫倒时，她还清醒无比。

唐清川看得差点惊掉了下巴。

彼时，他灰头土脸，像是从战场上爬回来一样。

听见蔡绵绵这样说他，唐清川大咧咧地捋起袖子，一大块焦灼的新伤：「对啊，老子就是战场上爬回来的，哪像你俩有这好福气，还能花老子的钱喝酒作乐。」

他插着腰啐道，「呸，那曹督军真是好野的心，和洋人谋划要吞并了我，还要给他们出让土地，真他娘的畜生，卖国贼。」

蔡绵绵闻言吓得嘴都合不上，又是关窗户又是压低嗓：「你这伤还好吗？」

「一枚子弹穿过去了，没事，你看，还能动呢。」他挥着胳膊，哪怕疼得龇牙咧嘴。

哄走他这位嫂嫂，唐清川迫不及待地抱着我又亲又啃。

我趴在桌子上迷迷糊糊推搡着他：「别闹，你在流血呢……」

「就是豁出去这条命，我也要死你床上啊！」唐清川才不管，连拖带拉将我往房里揉，一边骂骂咧咧，「几个菜啊，又给你喝成这样。」

他费劲地把我摁上床，我就勾着他脖子往他怀里爬：「别走了，别走，别丢下我。」

「行。」他苦笑着，「真不知是福气还是冤孽，一会是死鱼，一会是妖精。」

那天完事儿后，他就这样抱着神志不清的我，困乏地合上眼，嘴里一会是咒骂，一会是哀思。

他从慈禧太后开始说，说到如今的世道，说到洋鬼子，说到其他那些割据的军阀。

他和我说：「你信吗，久霜。无论现在这天下是什么样，但总有一日，终归是一轨同风，是海晏河清。」

见我不答话，他又环着我的身子，拉着我一双手，轻声问我：「我若有一日不是司令了，进退维谷，自己都难以保全，你想我如何安置你？」

「你别走啊，别留我一个人。」我捧着他的脸，哭戚戚地吻他，从脸颊到嘴唇，一遍遍地来回摩挲着。

「求求你了，这回要走也带我一起。」我可怜巴巴地求他，「行吗，清和。」

21

酒这玩意儿误事，我说错话了。

两个字一出口，一切都完蛋。

司令府的书房被唐清川砸了个稀巴烂，连蔡绵绵都拦不住。

唐郁吓得哭，唐清川指着他喝道：「不许哭，都是你爹搞出来的事儿！」

他自顾自地骂着：「造孽啊，真是造孽！他唐清和一辈子和老子不对付，怎么偏偏女人这桩事上……」

是造孽，全员替身，谁都没逃掉。

蔡绵绵闻言去捂他的嘴：「你小点声，孩子在呢。」

等他发泄够了，我酒也彻底醒了。

唐清川坐在我面前，拷问似的与我四目相对。

不等他问，我先开口：「许你抱着我叫绵绵，就不许我吻着你叫清和吗？」

「对，不许，就是不许！」他恶狠狠地咬着牙，「老子是州官，老子可以放火，但你不能点灯！」

行，那我低下头，无言以对。

「你干吗白久霜？是你对不起我，你怎么又摆出这死鱼样？」
他非要扳着我的脸抬起我下巴，「你说，你来这儿到底是想做什么？」

「你绑我来的。」

他没什么耐心，大着嗓道：「说实话！」

「杀你，报仇。」

「什么仇？」

我抬起头，灼灼地盯着他：「司令做过什么，司令自己明白。」

「你是说，老子杀了自己亲哥哥的事儿？」他咧着嘴，说起来轻巧又戏谑，却说得我目眦欲裂。

「好，好，白久霜，你先别生气。你气坏了身子，最后也还是得老子疼。」

唐清川轻轻摸了摸我的脸，算作逗狗似的安抚，

「是，你是知道，大哥死于我的手。可你知道吗，他留洋期间，是如何与洋人勾结，如何沆瀣一气，又是如何置百姓生死于不顾。我若不杀他，他做了司令，千万黎民又是数十年的水深火热。这些你知道吗？」

我当然知道。

所以啊，所以明明有那么多次机会，我却迟迟下不了手。

我只能嘴上啐他：「弑兄之罪，你死后定入地狱。」

「对，老子是罪该万死，是死后下地狱。但只要还活着，老子就得杀了他，就得自己当这个司令！」

唐清川站起身，抬起双手，许久才落到我两肩，轻轻帮我理好一头乱发：

「白久霜，老子比他是个东西，是个男人。如果当年是我，我不会为了狗屁父母之命丢下你走，留你一个人。倘若有一天我抛下你了，定然不是不要你，只能是为了让你好好活。」

他的话像是一个预告，叫人隐隐地心下不安。

那之后，唐清川好几日没再出去。

他收走了我身上一切可能伤害到他，或伤害到自己的东西。

不与我在一处时，他甚至把我铐在床头。

「受着。」他和我说，「养只老虎在边上，我可不得小心着点。你那枪法，谁能挨得住啊！」

夜里，他就总和我缠在一起，像是要榨尽我精血似的。

「怎么办，白久霜，我好像爱上你了。」他屡屡这样和我说，哪怕他说这话时，我的一只手还被紧紧铐着。

他品尝着我失去自由的身子，陶醉其中：「不是爱一个像她的人，而就是爱上你了。」

我一如既往冷言冷语：「别骗自己，你不爱我。不过是因为现在的我，才像那个做你嫂嫂前的蔡绵绵。」

我没说的后半句是，而后来的蔡绵绵，才更像本来的我。

毕竟，她是在刻意地学习。

娇嗔、索取、娇揉、肆意，那些本就都是用来引诱男人的把戏。

「放屁，老子就是爱你，就是爱你就是爱你，你根本什么都不懂！」

唐清川不许我否定，他气恼地压住我，看着我毫无表情的一张脸，骂了声娘，「老子是疯了，才爱你这死鱼，爱你这满脑子是唐清和的女人！」

我斜过头去不看他。

他就伏在我身上，又是一通蛮劲。

「叫出来。」他逼我，如同我们第一次欢爱时那般，「你叫出来，让我知道，你也能因我而快乐。」

鬼使神差地，我顺从了。

完事后，他帮我解开手铐，紧紧地将我抱进怀里，沉声在我耳边说：

「你知道吗久霜，你知道吗，你真让人无能为力。」

「想起绵绵，我知道怎么为她安置一切，房产、金钱、船票，所有的我都能为她准备好，让她无忧无虑过好下半生。」

「但想起你，我不知道怎么做。放你走，我是真舍不得，可把你留在身边，让你置身危险，我又做不到。」

我静静听他说着。

「老子现在才知道揣着个宝贝是什么滋味，当真就是捧着怕摔了，含着怕化了……」他摸着我的脸，「早知如此，当初不请你这尊佛回来。」

说到这句，他哂笑道：「不过现在想来，与其说我看上了你强取豪夺，倒不如说，是你处心积虑暴露在我眼前，就为了有朝一日杀我，对吗？」

我不答他，简单明了的事儿，犯不着说出来。

23

其实，外面发生了什么我都知道，也知道这样的日子不会久了。

每天的报纸我都看，我看到很多日本人的消息，看到那些模糊照片中的尖刀和尸体，看到那些文字演化成奋力而无奈的呐喊。

看到枪林弹雨，战火滔天，而这些，唐清川同样尽收眼中，并无法坐以待毙。

他近日很反常。

整个司令府都不对劲。

他又恢复了不怎么回家的状态，蔡绵绵也神秘秘地把自己关在房里，不知道都在做些什么。

她给我拿来了那套珠宝，舞会前曾亲手帮我戴上的那一副。

「物归原主。」蔡绵绵递过来，「那日你问渊源，我才明白。清和这么喜欢它们，大概是因为你曾戴过吧。与其说是送我的礼物，不如说是一套装饰，好把我打扮成更像沈扶桑的模样。而如今，我是真用不上了。」

我收下了，可真正该物归原主的东西，她不肯给我。

所有人好像在按部就班地过活，却又总像行将就木的挣扎。

唐清川不回来，陈副官倒是跑得挺勤。

有一日，他来府上接我，说是唐清川的吩咐，怕我在家里待闷了，接我去学校转转解解乏。

我将信将疑地上了车，刚坐稳，车就飞快地行驶起来。

我立刻警觉：「去哪儿陈副官，我们这是去哪？」

「码头。」他也不瞒我，「开战了，日本人打进来了。司令不放心白小姐继续待在这，让我护送您离开。放心吧白小姐，钱财住所这些司令都安置好了。人太多了招眼，只能您单独走。」

难怪，这些日子，蔡绵绵是在收拾行李。

「停车。」我喝道。

陈副官意料之中的不加理会。

「我说停车。」

他开得更快了些。

「唐清川没资格替我做决定，他还欠我一条命呢！」

说罢，我不顾陈副官的高速行驶，打开车门跳了下去。

24

「老子让你护送她安全离开，没让你把她弄出伤，更没让你把她整这儿来啊！」

指挥部中，医生给我上着药，唐清川在门口训着陈副官。

「没办法司令，白小姐她，她跳车。我怕她再做出什么事儿，万一真伤着自己了，您可不得心疼。」

「真伤着自己？你什么意思，她现在这就不算伤吗？」

唐清川揪着他耳朵一路把他拖进来，指着破了层皮的胳膊，
「来，你看看，你给老子好好看看，让你送个人，你给老子整出这么鲜血淋漓一大口子！」

明明就是方寸之间蹭破了皮，血都没出来几滴。

「报告司令。」说着话，门外进来一个士官，「一切已准备就绪，等待司令指令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唐清川的脸沉下来。

我这才开始认认真真的打量起面前他这一身装扮，他是要上战场。

「干吗，嚷嚷着要见我，怎么见了我就哑巴？」唐清川蹲在我面前，温言细语，全然是宠溺，没有半分司令的威仪。

「能不走吗？」

「你是说你，还是说我？」

「仗要打，我拦不住你，也不可能拦你。」我低头道，「只是，你还欠我一条命呢。」

唐清川闻言立刻捂住腰间的枪，调笑着：「怎么这么执拗，还想杀我呢？」

我笑了，我第一次这样冲他笑，盯着他，就只冲他笑。

笑着笑着他也笑起来，我们相视相望，我们心照不宣。

「司令，得快些，来不及了。」直到，陈副官在一旁提醒。

「知道了，就你话多！」唐清川连踢带踹把他轰出去，又转而看向我，「好，久霜，你不走，你不想走就不走。」

我点头。

「久霜啊……」他看着我，无比不舍地摩挲着我的脸颊，「你知道吗，那日，你说你要杀我，我就在想，要不把枪给你得了。让你抵上我的胸膛，和你说你要是真舍得，要是非得报

仇，你就开枪，你就把我崩了。我赌一把，赌你对我有情，赌你下不去手。就算赌输了，我也是牡丹花下死，留个风流故事，算不枉此生。」

我依旧点着头，任凭他说，任凭泪水滚烫地爬满双颊。

「但是久霜，唐清川可以赌，可唐司令赌不起。如今贼人在蚕食我国土，我是铮铮男儿，麾下百万雄师，身后是千万百姓。我不能死在你枪下，我必须死在沙场上，必须死在那些贼寇的炮弹中流尽最后一滴血，才算完满。所以久霜，我很抱歉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不能遂了你的愿……」

「嗯。」我木木地，一下一下地啄着脑袋，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……」

「没事的久霜，别哭，你还有机会呢。你相信我，我此去，除非战争结束，国家胜利，否则，我绝不可能苟活于世。而若有幸，能等到凯旋，我必亲手将这把枪交到你手上，到那时，再把我的命还给你。」

我死死地盯着他，生怕一晃神人就没了似的：「唐清川，那你记得你今日所诺。我要你答应我，无论何时，你都会竭力为我留下这条命，不会就义，不会赴死。」

唐清川无言地在我额头留下轻轻一吻，他眨了眨泛红的眼，努力绽开一个笑，却什么也没答我。

陈副官又进来催了一次，唐清川终于点点头。

他转身离去，没再回头看我一眼。

仿佛只要看了，他就走不动了。

相识一场，到终了才知道，他堂堂唐司令竟吝啬如斯。

性命舍不得给我，承诺也舍不得。

他根本，没打算活着回来。

25

蔡绵绵母子走了，偌大的司令府到头只剩下了我一个人。

我再也不看报纸，那种想看，又生怕看到什么的情绪，我真是受不住。

外面四处是逃散的流民，是难熬的饥荒。

我又穿上白色旗袍，回到了学校。

流弹肆意地炸着，我却想，这样也好。

念及如此的我，唐清川也许会更奋勇，又也许，会更惜命吧。

如此的时光过了几年，有一天，从前司令府的一个卫兵，送来了一个盒子。

我打开，里面是满满登登的信件，熟悉的字体，熟悉的语气，每一封的起始都是「扶桑」，落款都是「清和」。

「谁让你送的？」

「唐司令。」

我喜出望外：「他回来了？」

「不是，是司令一早备好的。」他面露难色，抬眼看了看我，深吸一口气还是道了出来，「唐司令去打仗前，曾把这个交给我。他说，他也自私，也嫉妒，虽然找大太太要来了这些，却迟迟舍不得给你。可若有一日，他死了……」

「什么？什么死了？」

此时的无声，就是一切的回答。

26

那晚，我坐了很久。

然后点了个火盆，将那些陈年的信件付之一炬。

翌日一早，我推开窗。

外面落了一地繁霜。

全文完。番外待更。

